

上林学术名家书系
主编 李继凯

生命从中午消失

路遥的小说世界(增订本)

赵学勇 著



用生命书写人生，

用文学浇灌大地。

——致敬“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资助出版

上林学术名家书系

主编 李继凯

生命从中午消失

路遥的小说世界(增订本)

赵学勇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ZZ19N20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 / 赵学勇著. —
增订本.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9.12
ISBN 978-7-5695-1309-7

I. ①生… II. ①赵… III. ①路遥(1949—1992)—
小说创作—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76998号

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增订本)

SHENGMING CONG ZHONGWU XIAOSHI——LUYAO DE XIAOSHUO SHIJIE

赵学勇 著

责任编辑 梁菲
责任校对 刘存龙
封面设计 李琳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牵井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32千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695-1309-7
定 价 6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 8530387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自序

《光明日报》2019年9月14日，发表了笔者的一篇小文《当代文学的人民性书写——谈路遥创作的“人民性”视野》。在此，不妨拾来作为这一增订本的“自序”。全文如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民性”表征及其特点，如果从其承载主体的文学史发展脉络来看，历经脱胎于延安文艺传统的十七年文学，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启蒙、寻根文学、新写实与底层书写等，都体现着多样化的丰富的人民性内涵。作为追求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野中更具典型性。这不仅在于路遥的创作，首先关注了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书写了“城乡交叉地带”人民的生存与生活，从整体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且相当规模地展现了中国当代变革的时代情绪及民众的精神心理动向。曾经被湮没于当代文学繁杂思潮更迭发展中的路遥小说，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统道德的审美理想、书写苦难的情感基调，及其传播方式与经典化过程中的群众参与历程，都可以说是从多个层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书写的审美追求及其意向。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创作均是从社会历史的宏阔背景出发，有意识地拒绝1980年代文坛日新月异的流派与技巧，执着地遵从和选择现实主义观念进行创作。现在看来，当代文坛在先锋派文学之后所走过的轨迹，是逐渐扬弃形式主义而向着现实主义的道路行进的，这恰好证明了路遥的

清醒、独立以及来自对于时代的自信。正如他所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这样的自我要求为他的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时代感与前瞻意识。同时，路遥的创作实践也极大地丰富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要求及其内涵，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相比，《平凡的世界》首先尝试将经济单元置换为文化的、社会的单元，而其中所展示的乡土视野也为日后的寻根文学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觉实践，他能够在坚守现实主义文学创造的基点上，以开放的姿态，尽力吸收诸种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方法的优长，来营造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使他的现实主义书写有着这样的特点，即在继承“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中国当代极富震荡时期及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作更深广的把握；一方面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潮流中去。他是由研究个人的心理到对历史意识的剖析，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对民族精神的探察，把雄阔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迭现出来，这样表现的历史真实便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他的作品不但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沉实雄辩，而且具有相当的历史深度和广度，塑造出高加林、孙少平等一批既富有历史感又极具生命质感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使得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沉实的底蕴。

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表征充分地体现在对于人民的生存状态的悲悯情怀。路遥的作品有一种大悲悯、大同情的精神境界。这体现在他创作中的苦难书写，他把个人成长的生命体验与中国当代“三农”的复杂社会问题充分结合，映现出整个时代的困境与人民生活的苦涩。苦难在路遥的创作中不仅是个人或群体的经历，更是社会问题的基调与背景，这种思想深度为路遥的创作增添了庄严感与悲剧力度。路遥不愿意掩饰和美化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总是真切地、毫不怜惜地展示人世间的苦难，执着于这苦难，倾其全力于这苦难。这样的写作姿态，促使他把广大民众的苦难写得深切、厚实，写得撼人心魄。在路遥的系列作品，尤其是《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普通人

苦难的奋斗史，他们的历史沉郁、悲壮而崇高；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容纳着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的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牺牲精神，充满着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用孙少平的话来讲：他通过“血火般的洗礼”，已经很“热爱”自己的苦难，并把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提升为“关于苦难的学说”。这种达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催人奋进，震人心弦。我们从这苦难的奋斗史中得到的不是忧伤、凄婉和悲哀，而是厚重、刚健，满怀着昂扬激情的精神动力。它同时构成了路遥“苦难意识”的主旋律，以审美的形式回旋在平凡人的世界中。

“人民性”视野表现在路遥的创作中，还深刻地表现在他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伦理道德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及家庭结构和谐之根本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路遥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经济、政治关系中，让严酷的人生氤氲在温馨而浓烈的人情氛围中，体现着他对传统美德的深沉思考。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将传统的人伦关系主要渗透于农村伦理生活肌理的描写中，劳动人民家庭生活中的爱及人伦义务，是古老传统中的人性人情因素在乡土中国社会中的优美形态。它的奇异力量，溶化着巨大的人间苦难，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对这种文化的确认，构成了路遥创作中普通人生命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也蕴含着作家的人生信仰，是路遥为人民书写的重要表征。路遥所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为作品建构起了强大的情感世界与道德境界，这种审美理想深度契合了本土文化血脉中所灌注的道德观与人生观，也充盈着作家书写“人民性”的思想内涵。

路遥的写作姿态卓然践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根本原则，他多次表达自己是“血统的农民的儿子”，并将文学创作称作如“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一样；作家“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路遥将作家的自身定位、写作行为与书写对象并置，深入贯彻在人民的身份意识之中。正是这样的身份感使他的创作并不满足于社会问题的再现，而是苦苦求索社会问题的发现。人民不再是作家代为发言的群体或是深受同情

的阶层，而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存在。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路遥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底层文学中所存在的窄化“人民”的问题，打开了人民文艺的宽阔视域。

路遥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特征又充分体现在它的传播方式与受众群体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送，可以看作文学作品借助声音媒介进行受众转化的成功案例。在纸媒与声音媒介的互动中，路遥的小说通过视听系统收获了广泛的传播效果与庞大的读者听众。他认为“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平凡的世界》通过广播进行全国播送的同时，他还处在小说第三部的创作阶段，同时展开的文学创作与听众的热情反馈，为他的继续写作注入了积极的精神动力。而日后《平凡的世界》在民间广泛阅读接受的经典化过程，在另一个层面上显示了人民性的基本特征。人民不仅是小说的创作主体、表现主体、接受主体，还是成就小说实现经典化的历史主体。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学评估体系的形成，是在文学的人民性审美传统长久影响下的结果，它反过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情怀与思想高度，也因此形成了《平凡的世界》在当代民间所具有的持续阅读热情，及其在读者心中的重要位置。

整体看来，路遥的创作、传播与经典化过程体现着作家创作的人民性的多重内涵。路遥的作品从其创作方法、精神指向，到审美理想、情感基调，再到写作姿态与身份意识，直至他的小说创作与受众反馈同步的特殊的传播历程，以及由广大民众的直接参与来反哺作品的完成、成就作品的历史地位，均显示出强烈的人民性特征。路遥的文学创作触及了以往现实主义手法在文化视野上的缺失，为此后文学作品中人民形象的窄化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实践方案，并在传播媒介上为新时期以来的人民文艺寻得了新的承载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角（内涵）为参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对于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具有独特的标高价值，对于当代作家的使命意识与审美理想有着积极的重塑意义，并对处理当代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具

有示范作用。

作为一个在文学书写中始终以人民性标高看取生命意义与价值追求的当代作家，路遥对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明确的意识。他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及其实践。他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坚信文学对社会改造的精神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茅盾、柳青等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流作家一脉相承。可以说，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自觉实践及富有创化性的文学追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难得的“中国经验”。

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

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

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

——路遥

目 录

第一章

路遥：生命意义的启示

- 一、生命从这里起步·童年生活的印记 / 003
- 二、乡土熏陶·文化启蒙 / 015
- 三、创作背景 / 030
- 四、《人生》的超越 / 035
- 五、再度创作的辉煌 / 047
- 六、创作是一种“不潇洒的劳动” / 061

第二章

路遥创作的城乡视角

- 一、城乡交叉：文化意义的阐释 / 076
- 二、视角：从这里走向成熟 / 080
- 三、矛盾交叉的人生形式 / 083
- 四、向交叉地带的深处开掘 / 094
- 五、全景式交叉风貌的展示 / 110

第三章

路遥的乡土情结

- 一、现代中国作家的乡土意识 / 128
- 二、乡恋：童年之梦 / 136
- 三、农民式的乡土观和理想 / 142
- 四、富有哲学意味的乡土 / 149

第四章

路遥与中国传统文化

- 一、儒化色彩 / 156
- 二、道德意识与伦理观念 / 160
- 三、现代理性与传统情感的冲突 / 171
- 四、传统意识的当代性诠释 / 183

第五章

路遥创作的审美追求

- 一、悲剧性格·苦难意识 / 188
- 二、生命·爱情·死亡 / 212
- 三、悲喜剧的交融与转换 / 219
- 四、美丑的错综与对比 / 230
- 五、沉郁雄浑壮丽的崇高感 / 239

第六章

路遥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

- 一、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嬗变 / 256
- 二、路遥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 261
- 三、开放的现实主义视野 / 265
- 四、对俄苏现实主义文学的借鉴 / 271
- 五、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 / 277

第七章

- 路遥的文学史位置与读者接受**
- 一、“路遥现象”与当代文坛 / 286
 - 二、被文学史遮蔽的路遥 / 292
 - 三、当代文学史“重写”现象的反思 / 304

附 言 / 308

- 附 录
- 一、路遥主要作品 / 309
 - 二、路遥主要获奖作品 / 309
 - 三、路遥研究论著选目 / 310

后 记 / 332



第一章

路遥：生命意义的启示

新华社西安11月17日电，以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而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路遥，今天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长期艰辛的创作使他积劳成疾，终因肝硬化、腹水引起肝功能衰竭，于今晨^①8：20在西安西京医院猝然离世……

消息来得太突然，人们无法相信这是事实。

然而路遥走了……只有四十二岁。

路遥的英年早逝，在我国当代文学事业上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千千万万读者当中引起轰动，并不是因为获了大奖，而是因为触动了各种各样的心灵。真正的著名作家要靠名著。路遥就是这样。

对于路遥的早逝，人们议论纷纷。有人归咎于他创作上的自虐；有人归咎于他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也有人归咎于现实社会的其他原因；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是一种很不吉祥的预兆，难道他已经料到死亡之神的到来？当理智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突然强烈地感到，路遥作为一个对生命有深刻感知的作家，似乎在冥冥之中与超自然的神力有着某种默契。这给我们活着的人留下了难以破译的谜团。

不管这谜团如何令人费解，但路遥是完整的——他的生命历程和文学世界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路遥。他是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热能投入文学事业的人；他用生命构建着平凡世界人生的文学大厦，同时，在创构这个文学大厦的过程中也燃烧尽了自己。他的早逝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平凡世界里有严峻的人生。人活着不能没有物欲的追求，也不能没有轻松潇洒的生活，但更不能没有对事业的追求和灵魂的思考，也更不能没有对理想的执着探求精神……

——即便是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在追求和实现它的时候也要量力而行，在太苦太重的繁忙中不要对自己过于苛刻。因为过分超负荷的劳作，过量

① 指1992年11月17日。

超常规的消耗，会折了自己，也会断了千百万人的期盼……

路遥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他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完整的人格价值，正像他自己所说：

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①

这正是他对人生全部生命活动的理解。他是把自己全身心地投进了那个“创造的过程”，在“创造的过程”中燃烧尽了自己的生命，而全然不顾其他的“结果”。这就是路遥——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真诚的告白。他虽然匆匆地走了，却给人间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为了认识、理解这个用生命写作的人，还是让我们真正回到主体那里，走向路遥。

一、生命从这里起步·童年生活的印记

路遥，初名王卫国，陕西清涧人。他自撰的简历这样写道：

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十七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性工作。一九七三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了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一九八二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

^①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我的创作活动。^①

这样一个农家子弟，这样平凡无奇的经历，却以一批结结实实的作品震动了文坛，令人们惊奇、赞叹。路遥的产生难道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偶然？在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后面究竟潜藏着什么呢？

19世纪的英国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在谈及一个作家、艺术家的生成时，曾经象征性地给人们以这样的启示——它完全是一棵树：树叶和流体在循环往复，每一片最小的树叶都与最底下的根须，与树的整体中每一个最大的和最小的部分相互交流。^②这就是说，当一个作家、艺术家成长为一棵树时，他与根须甚至一片最小的树叶都是一个整体，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循环和交流。路遥的根须在哪里？在陕北那贫瘠、苍凉、浑厚的黄土地上。

路遥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生活的贫困和艰难犹如一块巨大的铅铁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底，以至于成年时也总是摆脱不掉过去生活对其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他对自己的痛苦经历有这样几段令人揪心的回忆：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长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③

我父亲是个老农民，一字都不识。家里十来口人，没有吃的，

① 路遥：《〈路遥小说选〉自序》，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② 参见[英]托马斯·卡莱尔：《作为诗人的英雄》，菽章译，见杨自伍主编：《英国经典散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

③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没有穿的，只有一床被子，完全是“叫化子”状态。我七岁时，家里没有办法养活我，父亲带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唰唰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我伯父也是个老实的农民，家里也很穷困，只能勉强供我上完村里的小学。困难时期我正在上小学，伯父有时连粮也没法给我供应，我自己凑合着上完了小学。考初中时，伯父早就给我下了命令：不让我考。但我一些要好的小朋友，拉着我进了考场。我想，哪怕不让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当时，几千名考生，只收一百来个，我被录取了。1963年在陕北还是很困难的，而我们家就更困难了。我考上初中后，父亲给我把劳动工具找下，叫我砍柴去。我把绳子、锄头扔在沟里，跑去上学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合着帮我上完了初中，整个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是很遥远的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①

幼小的路遥，过早地饱尝了生活的痛苦。然而这痛苦，反而促使其形成了执拗顽强的性格、坚韧的品质。这是一个农家子弟的过早的成熟，父辈没有任何能耐帮助他成长，只不过终年将血汗洒在那片黄土地上，祖祖辈辈创建的家业只有那床全家十来口人使用的破被子，靠这种生计还能指望上学吗？当一个人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要么他就绝望，要么他就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屈辱和悲愤的凄凉顽强地生存下来。路遥的童年正是经历了这样的屈辱和凄凉，在他的心灵深处许多正常孩童的欢乐和生趣，在他却是被剥夺了的。请看，他

^① 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451页。